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

第五回 小英雄受困求簽 兩好漢憐貧結義

當下狄公道：“金錢呵，我一路而來，天天虧得你以作用度。為什麼你今天產不出百十個來？倘你化不出來，就沒了盤費，教我那裏去覓食。”當時公子自言自語的躊躇，取出金錢，反反復復的摸弄，不覺失手落到橋欄上，咕碌碌滾將下去。公子說聲：“不好。”兩手搶抓不及，跌於橋下波瀾中。公子心中大惱，眼睜睜只看著橋下水似箭流，對著波瀾說出癡話來，叫聲：“水呵，你好作孽！此子母錢，乃師父贈我度日的，你因何奪去！真好狠心也！如今失去金錢，將何物覓食，又無親戚可依，如何是好？”心中氣悶，長嘆一聲道：“罷了！我狄青真是苦命之人，該受困乏的，奉師之命到此，只望得會親人，豈知到此失去子母錢，弄得我難以度日。想我是頂天立地之漢，斷不能在街頭求乞的，不如身投水府，以了此生，豈不是乾於淨淨！”當時放下衣裳，在橋邊低頭下拜，嘆聲：“水呵，我九歲時便遭大難，因命未該終，得師拯救。今朝沒了子母錢，難以度日。又不願沿途求乞，累辱我親，不如仍入波濤之內。”說罷，正在倒身下拜，有些來往之人，立著觀看，多說他癡呆，交頭接耳，紛紛談論。忽然來了一位年老公公，扯著小公子問道：“你這小小年紀，是何方來此，緣何在此望空叩拜？且說與老漢得知。”公子抬頭一看，說道：“老公公，你有所不知，吾不是你貴省人，我乃山西省來的，只為遭了水難，得仙師救上仙山收錄為徒，習武七年。”老公公說：“你既上仙山，為何又來此處？”公子道：“只因奉師父之命，到此訪親，得師贈我金錢度日，方才墮下水中，沒有盤費，又不願乞食偷生，特地拜謝師父之德，父母之恩，願溺於波濤之中。”老公公聽了，微笑道：“你這小官人好癡呆，萬物皆惜生，為人豈不惜命！你為失此金錢小事，就尋此短見麼？”公子道：“老公公，非我看得生死輕微，只因沒了金錢，乏了盤費，乞食道中，豈不差煞先人？不如速死為愈。”老人聽罷，說：“小漢子，你是遠方外省人，不曉得我們本省事。待老漢指點你一個所在，離此地不遠，有一座相國寺，當日周朝鄭國賢大夫子產，為官愛民清正，死後人感其德，立廟祀之，十分靈感。人若虔誠祈禱，十有九驗。你不如去求問神聖，倘若神聖許你得會親人，自然會相見。如神聖說你難會親人，那時候再死，亦不為晚。”在旁觀看之人，也來相勸。狄公子聽罷，只得依從，說道：“既蒙老公公和眾位指教，我前往求禱神明便了。”老人又呼小漢子道：“還有一言，你可曉得？古語雲：‘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’你師命你下山，必有用意，言語之間，須要斂跡些。在老漢跟前，言既出口便罷，倘別人詢你真情，斷斷不可透露。”公子應允，當時拿回包裹，踩開大步而去。

列位須知這子母錢，雖是狄青失落水中，實是老祖手下童子收去。老祖因他到得汴京，自然另有機會，故收去此錢。正是助他儘快得會親人。即方才老公公對他說的那些話，亦是老祖化身來點化他的。

卻說當下狄青一路上逢人便問相國寺的去處。一到寺前，果見來往參神之人，十分擁鬧。公子等候一回，俟人少些，即忙進內，放下衣囊。只見有僧人在此，便呼道：“和尚，吾要參神，求問靈籤。”僧人聽了應諾，即引公子到了中殿，炷上名香，跪於蒲團之上，稽首默禱，訴明來意。告罷起來，到神案上簽筒裏，伸手抬起竹簽一枝。公子一看，其簽上有絕句詩道：

古木連年花未開，到今長出嫩枝來。

月缺月圓周復始，原人何必費疑猜。

狄公子看罷，持簽對僧人道：“和尚，吾請問你，我要尋訪一人，未知可得會晤否？”和尚接著簽詩看罷，問道：“你尋訪之人，未知是親戚還是朋友？”公子道：“是親戚。”和尚道：“據貧僧看來，此位親人分離日久的了。”公子道：“何以見是久不會的？”和尚道：“首言古木連年，豈不是日久不會之意。”公子說：“不差。”和尚又道：“至今長出這句，是與你至親至切，同脈而來，他是尊輩，你是幼輩之意。其人必然得以相會，日期不遠。”公子想來一脈親人，必然吾母親無疑了。又問：“應於何時相會？”和尚道：“月缺月圓，即在此一二天可以相會了。但今日雖是月圓之夜，據貧僧推詳起來，即此七月還未得相會。”公子道：“緣何還有一月間隔？”和尚道：“周復始三字，還要過了此月，待至下月中旬中秋節，定得親人敘會無疑了。”公子聽罷，復又倒身下跪，叩謝神祇，又拱手再謝過僧人。

正要走出，僧人上前與公子討簽資，公子微笑道：“和尚，小子是個初到汴京貧客，實無錢鈔，今動勞於你，實不該當，待改日多送雙倍香資便了。”豈知出家人最是勢利，錢財上豈肯放得分文？聽了狄青之言，即上前扯牢，怒道：“萬般閒物，可以賒脫得，惟有神明的求神問卜之資，難以拖欠。你這人真是可惡，動勞貧僧一番，分文不與的麼？你真不拿出錢鈔來，休想拿出此包裹。”說未了，將包裹搶下。當時公子大怒，喝聲：“休走！”搶上拉住僧人一手按住。這僧人十分疼痛，掙扭不脫，高聲嚷救。不意當時外邊來了兩個人，一人是淡紅臉，宛如太祖趙匡胤一般，一人生得黑漆臉，好像唐朝尉遲敬德模樣。若問兩漢來由，乃是天蓋山的綠林英雄，結義弟兄。當日扮為販賣綢緞客商，實是在山打劫得來的綢緞，來到河南開封府城販賣。進城將緞子放在行家銷售。因尚未銷完，是以也來相國寺中參神。參神甫畢，早聞公子僧人爭論之言，並見狄公子一表人才，必非等閒之輩，便帶笑言道：“你這和尚行為太差，你既為出家之人，原要方便為主。既然他是外省的人，未曾帶得錢鈔也罷了，不該強搶他包裹。”又呼公子道：“此位仁兄，且看我弟兄面上，不必和他爭論！放手饒了他吧。”當下公子抬頭一看，便道：“僧人勢利，何足為怪，多蒙二位排解，小弟感謝不盡！”

僧人見狀，雖是心中氣悶，只好進內拿出杯茶相奉。三人敘禮坐下，紅臉漢道：“請問仁兄尊姓高名，貴省仙鄉，乞道其詳。”狄公道：“小弟姓狄，賤名青，乃山西太原府西河人氏。二位尊姓高名，還要請教。”紅臉漢微笑道：“原來狄兄與弟有同鄉之誼。”公子道：“足下也是西河人麼？”他道：“非也，乃同府各縣，吾乃榆次縣人，姓張名忠。”公子道：“久仰英名，此位是令昆玉麼？”張忠道：“不是，他是北直順天府人，姓李名義。吾二人是結義弟兄。但不知狄兄遠居山西，來到汴京何乾？”狄公道：“小弟只因貧寒困乏，特到京中尋訪親人下落。二位仁兄到此，未知作何貴乾？”二人道：“吾二人只因學些武藝，無人推薦，不得效力之處，在家置辦些緞子布匹來京銷售。如今貨物尚未銷完，偶然來此閒遊，不意得逢足下，實是三生有幸。”公子道：“原來二位也是英雄，欲與國家效力，實與弟同心相應。”張忠道：“敢問狄兄，小弟聞西河縣有位總戎狄老爺，是位清官，勤政愛民，除凶暴，保善良，為遠近人民稱感，不知可是狄兄貴族否？”公子道：“是先嚴也。”二人聞言，笑道：“小弟有眼不識泰山，多有罪，乞恕冒昧不恭。原來狄兄是一位貴公子，果然品格非比尋常。”公子道：“二位言重，弟豈敢當。但吾一貧如洗，涸轍之魚，言之慚愧。”二人笑道：“公子休得太謙，既不鄙我弟兄卑賤，且到吾們寓中敘首盤桓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公子道：“既承推愛，受賜多矣。”於是李義又呼喚和尚，且拿去一小錠銀子，只作狄公子的香資。這僧人見了五兩多一錠銀子，好生歡喜，連連稱謝，還要留住再款齋茶，三人說不消了，於是一同出廟。

三人一路談談說說，進了行店中，店主人姓周名成，當時與狄公子通問了姓名，方知狄青乃官家之子，格外恭敬。當晚周成備了一桌上品酒筵，四人分賓主坐下，一同暢敘，傳杯把盞，話得投機，直到更深方始各自睡去。次日，張忠、李義對狄青言道：“足下乃一位官家貴公子，吾二人出身微賤，原不敢親近。但我弟兄最敬重英豪，今見公子英雄義氣，實欲仰攀，意欲為異姓手足之交，不知尊意肯容納否？”公子聽罷，笑道：“我狄青雖然秃叨先人之餘光，今已落魄，是個貧寒下漢，二位仁兄是富豪英雄，弟為執鞭尚虞不足，今辱承過愛，敢不如命！”二人聽了大悅，張忠又道：“若論年紀，公子最小，應該排在第三，但他英武異常，必成大器，若稱之為弟，到底心上不安，莫若結個少兄長弟之意。”李義笑道：“如此甚好！”公子聞言道：“二位仁兄說的話未免於理不合，既為兄弟，原要挨次序才是。年長即為兄，年少即為弟，方合於理。”李義又道：“吾二人主意已定，公子休得異議，即在店中當空叩告神祇便了。”當下又煩店主周成備辦香燭之類，焚香畢，一同禱告。三人祝畢，起來復坐，自此之後，張忠、李義不稱狄公子，呼為狄哥哥。

是日，狄青想道：我自別恩師，來到汴樑，豈料親人不見，反得邂逅異姓弟兄，算來也是奇遇。他二人一紅臉，一黑臉，氣概軒昂，定是英雄不凡。他說在家天天操習武藝，未知那個精通，且待空閒之日，與他比個高低。一日，張忠呼聲：“狄大哥，你初到汴京，未曾要過各地頭風俗，且耽擱幾天，與你頑耍。待銷完貨物，再與你一同訪親，未知意下如何？”狄公子未及開言，李義笑著先說。

不知李義有何言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